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十六回 妒氣觸怒於天庭 夙孽報施乎地府

引首《飲中八仙歌》 杜子美作
知章騎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
汝陽三斗始朝天，道逢曲車口流涎。
恨不移封向酒泉，左相日興費萬錢。
飲如長鯨吸百川，銜杯樂聖稱避賢。
宗之瀟灑美少年，舉觴白眼望青天。
皎如玉樹臨風前，蘇晉長齋繡佛前。
醉中往往愛逃禪，李白一斗詩百篇。
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。
自稱臣是酒中仙，張旭三杯草聖傳。
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雲煙。
焦遂五斗方卓然，高談雄辯驚四筵。

【評】

天神地抵，為妒氣所觸，各有八仙蒙酒之態。

卻說都院君自從見鬼，染下心虛病症，凡有一毫響動，便叫「有鬼」。那時聽得鼓樂喧天，成茂妻不知世務，竟把都院進學一事說了。原來都氏這病，半因都院氣成，今又進學施為，不來探望，已是分惱恨；更兼丈夫又不從實說知，一發轉添抑鬱，暗想道：「咳！我尚未死，他便如此瞞我！明欺臥病在牀，不能動彈！」便欲掙扎起來，發些言語。未曾抬頭，早已暈倒，翠苔魂靈又是照頭打來。千思萬想，委實發洩不出，只得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誰知與他做了一世冤對，畢竟管顧不了。自今一死之後，他決乎另尋了妻房，把我撇在腦後。」

只可惜掙下許多財產首飾，竟付與他人享用，不若盡行取出，一火焚過，到也放心。」便喚丈夫吩咐道：「可將我一應衣衫首飾，盡行收拾出來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，搬出何用？你的兒子又不來，女兒又不至，將欲分割與誰？」都氏兩淚交流，回覆不出，喉間「■」的一響，那點怨恨念頭直從頂門裡飛將出去，悠悠蕩蕩，竟也不知直到那一方去了。

成珪慌了手腳，忙將湯水來灌，牙關已是緊閉，身上盡已冰冷，只有口眼不閉，心頭未寒，不像真正死的，因此不敢殮殮，一連兩晝夜，動也不動。成珪欲將翠苔、夢熊接回，周智道：「不可。吾聞堅執之人，此心至死不變。院君與三娘子生時不睦，死後豈肯相容？況夢熊乾金之軀，以今忙忙之際，家下六神不安，歸來設有不虞，復將誰咎？索性事完之後，喚歸未遲。」成珪以此放下念頭，不題。

且說都氏這點靈光，結成一塊怨憤之氣，隨風駕霧，渺渺茫茫的直透上九霄天外，變作一片烏雲，直逼兜率天頂。那日正是太白星在於西天門巡視，忽見這道怪雲從下方直沖起來，仔細一看，知是牛女分野之地所生，暗想道：「此雲來得蹊蹺，必主下方有何怪異。」看看逼近帝座，不奏恐有罪累，於是忙整朝衣，來到太微玉清宮中。適值玉帝臨朝，眾臣頂禮畢，張天師道：「眾官有事，就此宣奏，無事退班。」太白出班，山呼拜舞道：「巡視西天門臣李長庚，謹啟陛下：適見中方世界，牛女分野之地，有黑氣一道上沖天頂，將逼帝座，不知主何妖惡？謹奏陛下，乞審其詳。」玉帝傳旨道：「塊宣文昌星，代朕看來，果係是何妖孽，的確奏聞。」

文昌得旨，即忙騎上白驃，天驛前導，地啞後隨，朱衣掌科甲之案，魁星攜點額之筆，駕起祥雲，霎時已到西天門外。

站在高阜去處，瞪目一看，便已識出其中之故。轉身回奏道：

「臣蒙玉旨，來到西天門外，果見黑氣一團，甚是凶勇。初時不知何怪，以臣愚見推之，黑色屬陰，而氣則生於暴戾，以陰人而有暴戾之氣，其人必多潑悍。占之當是妒婦氣也。雖無大害，而下方男子受其荼毒者，亦不淺鮮，因宜急剿，以蘇群黎。」

玉帝道：「婦人妒性，何代無之？故朕設官之意，特封介子推之妹於太原，為妒女神，至今崇立廟貌，受享血食，亦專為收攝天下之妒氣而然也。今其不守乃職，而使妒婦逞其施為，主妒官罪當何如？快著功曹宣取介妹到來。」

功曹得旨，跨上雲驄，一瞬間引了介妹奏道：「介妹現在朝外，不敢擅入。」玉帝道：「召來見朕。」介妹舞蹈山呼，拜伏在地。玉帝問道：「朕設官之意，各有所司，封卿統馭妒婦。今者妒氣犯於朕座，卿有何說？」介妹道：「臣蒙聖恩，謬寄妒司之職，匪不兢兢業業，以聖德宣化女流。可奈世之人頑醜成積弊，欺夫者視為故套，柔順若反曰無能；且彼夫婿每每樂從，不訴於臣，臣亦無從實理。況臣受天之命，而任臣者，陛下也；及其奉臣之教而應化者，人主也。奈唐之武後過臣之廟，妄聽書生之見，將臣莫之略顯，臣既不敢加殃，後人以為無靈，又安可復行教化，宣威於婦女哉？以是雌風日甚。即臣之職，將為他人所有，臣亦無以自辯，謹候黜逐而已。」玉帝道：「聞卿聽言，甚覺懇切悲楚，是能守職而力不足者。今當赦爾無罪，急去收此惡氣，復司舊職。」介妹道：「臣之力薄，止可療些小之妖魔。今其氣能乾於天庭，必係積妒大敵。臣不才，難以獨任，乞宣張道陵同往，倩彼法力廣大，庶可保全無咎。」玉帝准奏。

張道陵辭道：「臣既食天之祿，理宜不避湯火。但降別妖，斬別怪，是臣專門，而療妒一事，實難承旨。憶臣居家之時，山後有登天之梯，步雲之履，而能朝近龍顏、暮親妻室者，賴有此也。不期亦被潑悍之妻，怪臣來往難稽，私將二寶打破，致臣不能如前之便，臣亦莫不敢禁。若奉明旨，能不喪師？謹以實衷上辭以聞。」玉帝笑道：「卿既不去，復薦何人？」天師道：「他人柔善，俱不可去，獨有雷部之中鄧天君最猛，若得他去，便可奏功。」玉帝准奏。

鄧天君得旨，便把兩扇肉翅，連飛帶翥，筆吟吟的道：「今日玉旨宣俺，必又有甚麼亂臣賊子，作成老鄧燥脾也。左右快與俺發起雷來。」眾雷神擁著鄧爺來到玉帝前跪下。玉帝道：

「中界有一妒婦，逞其暴戾之氣，上干天威。朕赫斯怒，卿宜即往擊之。」鄧天君得旨，暗想道：「鄧老子從來只會打狠人，打惡人，那妒婦只係女流，柔柔懦懦的，教我怎生一錘打得下去？況且渾家霍閃娘又要護局，如何處之？」只得回奏道：「臣蒙差遣，不敢有違。但臣瞻視之力，全仗妻子霍閃娘前導。」

今彼另有下情，急欲一奏。」玉帝道：「宣來見聯。」

霍閃娘把手中電光放下，拜舞奏道：「臣妾聞天帝好生，恒以慈悲為念。微臣執役，亦以方便為門。亂臣賊子，固宜疾除；怨女悍夫，尤當體察。婦人戾氣眾中天，必是受夫凌逼，陛下即行誅戮，似聽一面情詞。臣非曲護女流，謹以公言上奏。」

夫雖為婦之天，婦亦是夫之地。地無天未至暴露，天無地必於敬傾。既稱並體之交，豈有尊卑之別？況男兒出外，妄接妄交，女流居內，惟貞惟一。男兒出外，恣其膾炙之先嘗，女流居內，咽其糟糠而未飽。男兒惟色慾之自娛，女流有胎產之艱險。計其憂樂，男不過什一，女何啻百千？今陛下遭臣遽誅是婦，不惟失天帝好生之初心，將必掃盡天下之陰氣，而使孤陽不生，乾坤倒置，復為混蒙之世界矣！臣不辭萬死，謹奏上聞。」玉帝默然不語。

正在兩難之際，班中突出一位仙官，但見：

不著緋袍不帶冠，長髯偉貌自翩翩。

歪梳雲髻雙垂耳，斜掛霞衣半露肩。
常帶笑容緣口闊，脫離煩惱為心閒。
蟠桃會上曾相見，卻是瓊林赤腳仙。

爾時赤腳大仙輕揮塵尾，呵呵的出班奏道：「陛下顧欲以無上之至尊，而為社令執役乎？超仙入道，陛下之事也；攝魄勾魂，冥司之事耳。陛下逞逞然必欲為彼祛除，得無以天堂改為地獄哉？」玉帝斂容躬身道：「若非大仙玄海，聯亦幾乎盲饋矣！」

『決著功曹，傳向冥王得知，著彼勘明奏覆。』即刻退朝。

再說□殿王官，聞知天使到來，即擺香案，迎入殿內。開讀畢，天使仍跨雲驄飛空而去。□王即著值日判官寫下牌面，原該是一殿楚江大王行事。楚江提起硃筆，把牌批了日期，限押讀道：

一為欽遵明旨事：奉玉旨詔示，中界牛女分野，有妒氣上乾帝座，理合法除等因，為此仰役查訪的確，係何悍婦，即時綁解來司，以憑審奏。毋違。

右牌仰無常磷件

皇宋年月日押限至日銷

磷件領下牌票，即同諸鬼使等駕陣陰雲，一齊來到牛女分野之域，望著黑氣，已是臨安地面。尋了當坊土地社令，問道：

「此處黑氣所出之家，不知姓甚名誰？我等奉玉旨來拿這人，煩該方社令指示，以便捉拿。」土地將手中拄杖指道：「那家姓成名珪，吁氣的就是其妻都氏。」眾鬼卒得了實信，一齊來到成珪家裡。原奉玉旨頭行，那家堂聖眾、門丞戶尉，那一個敢來攔阻？竟擁到都氏牀前，不繇分訴，竟把臂膊粗細的鐵索照頭一套，拽了就跑。鋼釵護送，鐵鞭頻打，前拖後趕，那許少停！成珪守了數日，忽見斷氣，即忙舉哀，三日後殯殮，不須細說。

都氏隨眾人渺渺茫茫，行走間，腳下頗酸，口中大渴，欲要暫停，那裡能歇？四圍又沒人家，那得茶水入口？只好兩淚交流，千言哀告。磷件只是亂打亂喝，一些也不鬆放。內中一個鬼卒道：「這是玉帝欽犯，不比本主執行，到要溫存他些才好。倘是途中辛苦，弄得個半二不三，到要自己抵罪。」磷件道：「前面就是孟阿奶門首，送這婦人討杯茶吃去。」都氏聽得不勝之喜。

磷件帶到廳前，只見一位白頭媽媽，笑吟吟的撥杯濃茶出來。都氏連忙拜受，一氣飲下，眼見得如醉如癡，竟把生平之事一一說出道：

「婦人本姓都，四德三從一例無。

作事多勤儉，管家頗善圖。

二八花顏多美貌，嫁得成珪柔順夫。

從來不識為妻禮，打罵兒郎性格粗。

莫言抓破臉，幾度拔殘須。

表情巴掌原裁竹，示辱鞭鞘不似蒲。

燈台作笞杖，馬蓋代流徒。

不繇親蠱婢，那許近癡奴？

出門應受三皈戒，入戶還憑百忍書。

欲行尤躑躅，欲語尚咨詛。

恐愆香期寧忍餓，鑽謀側室假游湖。

歸來盡把丫頭賣，空費佐鈔。

恐渠有外色，龜首用印圖。

娶來實女為伊妾，那管家門後嗣無。

侍婢藏春意，忙書絕命符。

只因假印私情露，官棒臨街非不幸。

新增多禮法，條例頗如爐。

正遂些兒願，悠然赴冥都。

一生積聚他人得，枕伴從今忘卻奴。

滿腔鬱塞氣，飄渺上雲衢。

既干天神怒，何辭冥帝誅？

自甘永作輪迴墮，

引領刀山斬寸膚！」

原來地府中，若個個要用刑法取供，一日閻羅也是難做，虧殺最妙是這盞孟婆湯。俗話：「孟婆湯，又非酒醴又非漿，好人吃了醺醺醉，惡人吃了亂顛狂。」怪不得都氏正渴之際，只這一碗飲下，也不用夾棍拶子，竟把一生事跡兜底道出。孟婆婆一一錄完，做下一紙供狀，發放磷件，帶送□殿案下。

那時楚江大王見磷件將女犯帶到，即在森羅殿中擺列公座，擊起會眾鼓。少時□王俱到，依次坐下。皂隸排衙，書門叩頭，然後取上原牌並孟婆婆處供狀，各各觀看。都氏跪在埃心，舉目無親，身不繇己，心下才悔道：「原來那些王侯鬼判口口聲聲只恨我欺夫罪大，到今日教我怎生悔得！」□王之中，看了供狀，也有掀鬚大笑的，也有拍案大叫的，也有睜目恨罵的，獨有五殿閻羅天子開口道：「夫乃婦之天，汝既為人婦，理應善事其夫。自既無子，亦當以宗祀為重，曲與周全，娶置婢妾，以候天命之萬一。如何不惟不慮後嗣，且把丈夫欺壓至此！是怎麼說？」都氏道：「大王息怒，容奴細稟：念欺夫原非婦人本心，其來自有所漸。婦人適夫，原有尊敬之意；丈夫娶婦，每多寵愛之心。寵愛既久，恭敬已闌，乖其可侮之隙，試開打罵之端。打罵既久，視為故套，片言之觸，奴豈肯容？些事之挫，奴安能已？此則糟糠中豢就之沉痾也。今而稍覺富饒，原係奴家協力，便欲娶妾，佯言求子，實是棄奴。奴念積蓄苦辛，一旦為他人享用，即如我田彼種，我馬彼騎，試使大王當之，或肯與否？」

酆都拍案大怒道：「好長舌！好利口！怪得悍戾之氣，直能上千天頂！只問你，娶妻不要幫助營家，要娶妻子何用？今得富饒，便道全仗爾之幫助，應受爾之制伏；若或貧窘，爾復調夫無能，越發恣情欺侮。總之，蘇秦之妻、買臣之婦，俱是爾輩一流，吾不能細誅歷代之妖妻，只把你煎熬，做個樣子。」

叫鬼卒：「與我拽下，剝去衣褲，先打八□板！」鬼卒一聲喊處，把都氏剝做赤條條的，一五一□，打得鮮血迸流。都氏好生痛苦，幾番暈去復甦。

鬼卒報打完，酆都叫日記判官吩咐道：「且把都氏種種他樣罪惡暫且放過一邊，只將他日逐打罵丈夫等事細算明白，開冊上來。」判官應諾，即時搬出一擔多陳年帳簿，放在當殿，又喚一個算手，一個書手，只把欺夫一項登時開算明白，釘成一冊送上。酆都讀道：

「日記判官某人，今將犯婦都氏，在生於某年月日，欺失案牘開算於後：

一算得大小罵詈抵觸、強辯花言、虛捏調謊共計一百萬九千六百七□八句半。

一輕重拳箠棍杖、鞭拍踢打共計七□萬八千五百九□三下零。

一零星誣陷凌制，大鬻五百七□四件。」

鄂都問判官道：「打罵之說，吾已悉知，但其下數內，亦如錢糧帳目零半，何也？」判官道：「啟大王，冥司日記之例，原以出口朗誦朗罵者算為一句；其形之於面龐，未發於口角者算為半句。今積數之，該有半零。即打亦以出手下拍者，不論輕重，每拍算為一下，其形於勢，未經拍下者算為半下。今積數之，亦有半零。但諸色平交人等，止於以一復一。惟臣之於君、子之於父母、弟子之於師長、媳婦之於舅姑、妻妾之於夫主，每罵一句，法當倍打一下；每打一下，法當倍罰一刀。」

鄂都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就把該倍數目科清上來。」判官又把算子一撥，開道：

一算得罵若干句，該倍打若干下，作百次打。一算得打若干下，該倍罰若干刀，作□次罰。一零星等事，不敢擅定刑法，惟王上裁。

鄂都道：「怎麼叫做零星等事？」判官稟道：「即如揪耳、拔須、頂台、罰跪、抓膚、搯臉、摘腮、咬鼻等事，總而謂之零星。如陷夫枉受官棒，謂之誣陷；如焚香防刻、打印關防，謂之凌制。凡此種種，既無定律，以是不敢擅擬。」鄂都道：

「原來這惡婦，一竟竭盡人間苛法以制其夫，我何惜竭盡地獄苛刑以粉其骨！」叫鬼卒：「答罰兩條，且剩來日後銷算。只將零碎一項，盡把地獄所有種種極刑，一一與那惡婦受用些！」

眾鬼卒各有所司，一聲喝處，兩旁齊齊的磨拳擦掌。都氏無言，只得承受。可憐嬌養佳人，竟作死囚形景。但見：

熟銅夾棍搗麻繩，夾碎金蓮小腳跟。

渾鐵拶橫春筍指，斷骨零皮鮮血淋。

緊緊腦箍加額上，時作包頭狹一稜。

兩眼睛珠齊突出，百般劇話便招承。

金鉤紮出爛斑舌，兩乳尖頭墜石瓶。

燒得鐵靴紅似火，穿來因有繡鞋名。

熬就沸油千百石，錫籠纏體灌其身。

另燒小小金鋼鑽，直插橫錐透骨疼。

兩旁牙齒齊敲落，指甲將鉗拔落根。

高稱兩手周圍打，又名龍女拜觀音。

上懸足脛下墜石，別號姜公釣渭濱。

四足平牽背負石，蜘蛛織網捉蒼蠅。

綁在柱旁齊力鋸，肉糜骨屑落紛紛。

四肢細細將來銼，撩上刀頭直透心。

更有惡蛇爭咬食，滿天飛舞勁饑鷹。

少時鍋內油花沸，一又推入火光生。

骨酥肉化惟餘髮，竹器撩來復又蒸。

燒盡五毛並百骨，蠶盆落處百蟲侵。

豁腸刷腹尋常事，尚有當年炮烙刑。

謾言笞杖徒流絞，暫係深深□八層。

俗話說：「閻羅王的工夫，原是空的。」果然□殿冥司，人人不忙，既不飲食，又不煩惱，直看都氏受這數日刑法，竟不起身。孽風過處，都氏又復了原體。□王吩咐第一□八層阿鼻地獄鬼卒帶去收管。不題。

□王計議定罪，俱各相遜，不肯擅自動筆。鄂都道：「我等不須謙遜，何不竟把本犯罪款分為□題，各圖一事，即撰判語一首，同復玉音，有何不可？」□王依議，即便分圖。

一殿楚江大王，圖得焚香限時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乃成珪之髮妻也。生而暴戾，矯詐夙成，不日婦道當閒，惟謂妻綱宜整，欺夫壓主，模範百端。而乃以博山之器，妄焚龍腦以作規；遯島之香，僭擬雞籌而限刻。使其夫足才出戶，便生如箭之歸心；身未入門，先袒受篋之老臂。諸凡掣時，些事絡頭，不容寸步之悠游，幾斬滿門之血食。尤為不遂，吁氣觸天，不正典刑，律法何預！

二殿秦廣大王，圖得湖中詆觸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六旬無子，猶然虎據其夫。不容娶妾，罪已盈矣。復嗔勸勉之言，大肆噴唾之悍。甚至盤中之撰，俱為希面之脂；席上之珍，盡作染衣之色。丈夫之供虛宜矣，他人之受欺何哉？西湖水仙，奏牘非謬，掌嘴猶辜，拔舌斯快。

三殿宋帝大王，圖得盡賣奴婢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因湖中之勸，妒意轉猖，乃盡貨其服役之婢，使盧仝興歎，苦無赤腳丫環；居易擁愁，為乏纖腰歌妓。然賣婢之情固輕，而絕嗣之法實重。

當剗其鼻，以彰無奴。

四殿五關大王，圖得食齧臂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妒心已甚，暴戾極深。其夫有燃眉之憂，而仿梁武之■■■，希療妒也。豈氏鵠性善猜，猩靈知往，察夫所志，愈熾毒腸。顧乃肆其爪牙，張其威武。擬鱷魚之吞，不懼韓公之磔；效貪狼之噬，豈防獵者之誅。夫甘折臂，氏已快心。

曲肱之枕既難，銼骨之刑未免。罪逾邾後，報等樊嬰。

五殿鄂都大王，圖得設印龜頭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制夫多術，超出群嫗。浪雀文，妄施龜首，其毒算亦已甚矣！爾且以關防多密，使夫君必正立執綬。吾獨恨造思刻深，著鬼卒須嚴加鞭拷。

罪與假印同科，報以畜生借類。

六殿卞成大王，圖得偽娶實女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老淫忘恥，惟識獨槽。不日後嗣所關，惟以前椿是務，強從勸勉，偽納石田。縱使后稷再生，虞王復世，亦無以施其耕耨之力。賺夫空費錢財，枉耽歲月；已遂袖手之觀，更得旁觀之樂。爾計諧矣，吾怒劇焉！當剗其五臟，磔其百骸，為有心術者之鑒戒云。

七殿泰山府君，圖得毒打翠苔事：

一、勘得都氏，因夫有旁掠之嫌，即將侍婢翠苔立時打死，尚使成茂駭拋江中。其忍心昧理，不亦甚乎！若夫賈女之香，當罪韓生之竊玉；羌胡之適，豈於蔡琰之投桃？即文君私奔，亦無鳴革之罪；而戚氏蒙恩，竟罹人質之慘耶？翠苔雖未至死，都氏毒意已彰。合行梟示，以警世風。

八殿平等大王，圖得誣夫受拷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以鼠雀之憤，而肆虺蠍之毒。力工長舌，巧弄虛脾，致盲吏得以徇情，而懦夫因之破膽，陷於狼狽，波及無辜。自謂鸚鵡能言，將擬丹山之鳳矣；不知蜘蛛雖巧，能如冥府之網哉？當年真快意，今日莫心焦，試歷刀山之美景，再嘗苦海之良宵。

九殿都市大王，圖得偽設禮數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梟頑絕俗，獍悍出塵，是宇宙間一妒魁也。且欲祖述前儔，垂傳後世，妄效周公之制禮，輟同蕭相之興條。私創百言，僭竊無憚。廢弛舉世之妻綱，大亂人寰之法紀。非設禮，是越禮也；而制律，實犯律焉。宜防矯詐之端，用蹈鎔鋒之銳。

□殿轉輪大王，鬪得畫爭座事：

一甚得都氏，悉忘女體，自謂至尊，藐夫若三尺之童，視己如九重之帝。惡條盈貫，難以具陳。即畫圖細事，必專左僭於夫；而昭穆大綱，直欲肇更於汝。汝之初心，既巍然矣；吾之妙用，不愜爾乎？宜變為牯牛，使肥大其體，為簧中之壯長云。

□道判語，齊齊寫出，眾鬼判擊節稱頌，兩廊各殿牛頭馬面都道：「磨折得有趣，判斷得無私。即便過街老鼠被擒，人人稱快；咬人惡犬遭誅，家家受惠。」也不知這虔婆還出得地獄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